

四十年前，著名学者顾准在弥留之际认为，中国的“神武景气”是一定会到来的。仙去之前，九十高龄的当代大儒南怀瑾预言，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中华民族将会迎来二百年的好运。也许你浑然不察，我们已然走进了一个空前绝后的伟大时代，这个时代足以盖过历史上所有的盛世，无论是汉代的“文景之治”、盛唐的“开元盛世”，还是满清的“康乾盛世”，都无法与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相媲美。

这是一个从油灯到电气化的时代；这是一个从独轮车到高铁的时代；这是一个从铅字到计算机的时代；这是一个从信息闭塞到互联网的时代；这是一个从饥饿贫穷到财富滚滚的时代；这是一个从闭关锁国到改革开放的时代；这是一个知识大爆炸的时代；这是一个瞬息万变的时代；这是一个天翻地覆的时代；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这是一个空前绝后的时代。无论你是否愿意，是否承认，你都被时代的大潮所裹挟，或者去弄潮，或者被淹没，或者在潮头站起，或者像尘埃消散。

长 篇 小 说

首席高参

16

瑞 根 / 著

长 篇 小 说

首席高参

16

瑞 根 /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首席高参 . 16 / 瑞根著 . -- 南昌 :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 , 2016.1

ISBN 978-7-5391-6738-1

I . ①首… II . ①瑞…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307123 号

首席高参 . 16

瑞 根 著

责任编辑 张秋林 李一意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

(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75号 330009)

www.21cccc.com cc21@163.net

出 版 人 张秋林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年2月第1版 2016年2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24

字 数 330千

书 号 ISBN 978-7-5391-6738-1

定 价 39.80元

赣版权登字—04—2015—1013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0791-86524997

四十年前，著名学者顾准在弥留之际认为，中国的“神武景气”是一定会到来的。仙去之前，九十高龄的当代大儒南怀瑾预言，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中华民族将会迎来二百年的好运。

也许你浑然不察，我们已然走进了一个空前绝后的伟大时代，这个时代足以盖过历史上所有的盛世，无论是汉代的“文景之治”、盛唐的“开元盛世”，还是满清的“康乾盛世”，都无法与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相媲美。

这是一个从油灯到电气化的时代；这是一个从独轮车到高铁的时代；这是一个从铅字到计算机的时代；这是一个从信息闭塞到互联网的时代；这是一个从饥饿贫穷到财富滚滚的时代；这是一个从闭关锁国到改革开放的时代；这是一个知识大爆炸的时代；这是一个瞬息万变的时代；这是一个天翻地覆的时代；这是一个空前绝后的时代；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

无论你是否愿意，是否承认，你都被时代的大潮所裹挟，或者去弄潮，或者被淹没，或者在潮头站起，或者像尘埃消散。

——题记

目 录

第一章

投鼠忌器,新官上任就得处置烫手山芋 / 1

赵国栋看完厚厚的一叠材料,心里犹如压着一块石头,想不到刚刚上任滇南,就遇到这样一个大难题。龙岭县存在的问题触目惊心,这个脓包一旦挤开,龙岭县委县政府几套班子将会全军覆没。而且,这一刀砍下去势必会对省委书记蔡正阳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至少是主官用人不当,监管不力。赵国栋颇伤脑筋,投鼠忌器,如何圆满处理手中的这个烫手山芋,确实学问很大。

第二章

勇担责任,蔡正阳化被动为主动再树新威 / 35

关键时刻蔡正阳挺身而出,先是在省委常委会上就龙岭事件做了深刻的自我批评,随即责成纪委和司法部门认真调查,严肃查处,要求纪委和组织部门从中总结经验,汲取教训。蔡正阳勇于承担责任的严肃态度和做法赢得了一片喝彩,龙岭县官场整体沦陷事件,非但没有损害蔡正阳的威信,反而为他大大加分,蔡正阳的形象反而更加高大起来。

第三章

锋芒毕露,赵国栋手执尚方宝剑震慑四方 / 70

在滇西和滇东地区经过了一番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后,赵国栋着手展开了一波又一波的人事调整,虽然大规模的人事调整是在省委省政府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但作为滇南省委组织部长的赵国栋,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不言而喻。随着赵国栋对滇中、滇西南和滇西北第二轮调研的展开,所有的地方官员人人都绷紧了神经,不知道赵国栋的第二把火会烧到谁的头上。

第四章

千虑一失，煞费苦心不想竟弄巧成拙 / 107

昆州是滇省省会城市，是滇省发展的领头羊，因此，昆州不仅要能扛得起发展大旗，还要在经济工作上拔得头筹，更为重要的是，昆州还得要在全省各项工作中做出表率，多做贡献。赵国栋经过多方考察，才把吴元济推上昆州市委书记的位置，却没想到吴元济和市长王烈的发展观念相左，昆州经济前路莫测。

第五章

伯乐难当，人才难得千里马不知何方 / 139

滇南第二轮人事大调整即将拉开序幕，迎接赵国栋的将是一场异常艰苦的战斗。原以为伯乐好当，现在才知道人才难得，实话实说，在赵国栋眼里，合格的干部少而又少，称得上人才的干部真可谓凤毛麟角。然而，蔡正阳认为，这次干部调整成败与否，将对滇南未来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赵国栋没有退路，刀山火海也要上了。

第六章

德字当先，重拳反腐一俊不能遮百丑 / 181

要让人才脱颖而出，就必须打造一个可以让人才脱颖而出的政治环境，淘汰贪官庸官懒官，让廉洁贤能者上。赵国栋又放了一把火，矛头直指滇省排名前三甲的经济大市曲州，由组织部、省纪委和省检察院联合行动，一举挑开了曲州毒瘤。曲州窝案震动全省，市委书记辜英海落网，多名副厅级干部和处级干部涉案，曲州班子全部瘫痪，只能由省委组织工作组临时主持曲州工作。

第七章

越俎代庖，人尽其才搞经济风生水起 / 219

赵国栋是省委在文城市的包片领导，为了昆文高速公路上马，他带领文城市委书记韦文明和行署专员叶庆川多次进京，到发改委申请立项，同时又联系风投融资谈判，舆论造势寻求突破，不遗余力地帮助文城市发展经济。他的越俎代庖，不仅得到了文城市领导的信任和感激，更赢得了省委书记蔡正阳的赞扬。

第八章

龙虎相争,市长书记各执己见针尖对麦芒 / 255

昆州市的发展陷入僵滞,市委书记吴元济和市长王烈你敲你的锣,我吹我的号,吴元济力主发展第三产业,而王烈则要发展第二产业,两位主官各执己见,水火不容,再加上两人同样心高气傲,同样想干一番事业,结果竟然是针尖对麦芒,钉头碰铁头。

第九章

春风化雨,用手段润物无声化解昆州危机 / 297

吴元济和王烈之间的发展思路之争,逐渐蔓延开来,影响到了正常的工作。可说起来,他们谁都没错,谁都有理由,然而,这种发展思路之争就像蚂蚁搬家一样,消耗着人的工作热情。赵国栋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果断出手,说服王烈主动离开昆州。无论是蔡正阳还是省长陶和谦都对赵国栋的工作手段大加赞赏,要说服刚毅固执的王烈退让,没有两把刷子是办不到的。

第十章

人才难得,赵国栋似宝剑出鞘寒光闪闪 / 332

人才问题、干部队伍建设问题,是发展的关键问题,赵国栋左右开弓,刚柔并济,雷厉风行,逐渐解决了滇省多年来的痼疾。滇省这些年来正是因为用人问题积重难返,因此造成发展缓慢步履蹒跚,落在形势发展后面。如今,赵国栋帮助蔡正阳克服了最大的困难,他不禁心中感慨:赵国栋就是一把鸣于匣中的宝剑,一旦出鞘,寒光闪闪,锐不可当。要说人才难得,赵国栋才是一个真正的人才!

第一章 投鼠忌器，新官上任 就得处置烫手山芋

赵国栋看完厚厚的一叠材料，心里犹如压着一块石头，想不到刚刚上任滇南，就遇到这样一个大难题。龙岭县存在的问题触目惊心，这个脓包一旦挤开，龙岭县委县政府几套班子将会全军覆没。而且，这一刀砍下去势必会对省委书记蔡正阳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至少是主官用人不当，监管不力。赵国栋颇伤脑筋，投鼠忌器，如何圆满处理手中的这个烫手山芋，确实学问很大。

赵国栋陷入龙岭事件的谜团之中，晚上散步时和方夜白的谈话，让他更加坚信龙岭事件不简单。

赵国栋和方夜白散步回到宿舍，见到一个人影在走廊上一闪而过。方夜白十分警觉，一个箭步窜上去：“干啥的？”

那个人影已经躲到拐角处的阴影里，压低声音道：“我要找赵部长！”

“找赵部长？”方夜白心中一惊，瞅了一眼跟上来的赵国栋，“找赵部长为什么白天不来，这个时候鬼鬼祟祟地过来？”

“白天能来我还用得着晚上来么？”躲在阴影里的身影随时准备飞身下楼，但是又有些犹豫，“你是赵部长？”

方夜白也有些拿不准，看样子这个人是有为而来，县公安局在龙岭宾馆派了几个执勤民警，不知道这个人是怎么钻进来的，县公安局民警竟然不知道？

“赵部长，要不我把公安局的叫上来？”方夜白话一出口，那个人就厉声

道，“我是来反映问题的，你叫他们来，我就走！”

赵国栋摇了摇手，制止了方夜白，“你找我有什么事情？”

“我要反映情况！”那个人始终距离赵国栋和方夜白几米远，保持着随时跑路的姿态。

“那好，既然要反映情况，我们进屋去说。”赵国栋点点头，一边拿房卡开门，一边示意。

“不用了，我已经把我想说的写在材料上了，我塞进你门缝里了。”对方很谨慎，“上边有我的电话，如果你们真的想要弄清楚情况，我们可以选个时间和地点见面。”

赵国栋的目光落在对方身上，这个人很谨慎，躲在阴暗处，明显是不想让人看清楚他的面貌，估计也是有顾虑。

“也行，如果我们有什么需要了解的，我们再和你联系。”赵国栋点点头。

话音未落，对方已经疾步下楼，一晃消失在楼下。

“赵部长……”方夜白话音未落，赵国栋摇头制止，“夜白，不用了，各人有各人的顾虑。”

方夜白涌到嘴边的话又吞了回去，他注意到赵国栋脸色阴沉如水，赵部长到部里这么多天，他还是第一次看到对方如此阴鸷冷森的表情，犹如一头择人而噬的鹰狼。

赵国栋的心情的确很糟糕，那个人影在自己宿处一出现，他就感觉到对方是有为而来，而且多半和龙岭事件有关，他甚至可以断言，对方反应的问题能揭开龙岭事件的盖子，这个盖子一旦揭开，脓液流出来，不知道会污了多少人，这还在其次，关键是……

不出所料，当赵国栋粗略地看完厚厚一叠材料之后，他心里犹如压着一块石头般难受。

虽然这份材料可能有些夸大和细节上的失真，也充斥着主观臆断的猜测，但是反映出来的问题却触目惊心，这份材料为什么没反映到省纪委的调查组那里？还是省纪委调查组收到了这些反应却没有印证核实？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又把材料中几个重点反映的问题细细地梳理了一遍，这才仰起头望着天花板默默地思考起来。

问题真的弄大了。

他敢肯定，纪委调查组肯定收到了这份反应文件，但是为什么纪委调查组那边一直没有声音传出来，是无法核实，还是有出入无法确定？都不可能！

即便是他这个初入手者也能觉察到，其中有不少细节的真实性毋庸置疑，这上边还提供了不少可供查实的东西。纪委这两三个月到底在干什么？就算是年前事情多，又有春节耽搁，但是春节后也有这么长时间了，为什么还不能得出一个像样的结论？

纵然一时间无法查实所有问题，至少主要事实应该有个初步意见才对。

褚柳黑瘦的脸颊上黑框眼镜背后幽邃的眸子浮动在赵国栋脑海中，褚柳也是个深藏不露的角色啊。

难怪自己那一日无意间碰上褚柳从蔡正阳办公室出来时，她听说自己要下去调研情况，建议自己可以先从滇西开始，说滇西情况更具有典型意义。自己当时还没在意，回去之后让汪从喜将滇西列到了前面。她是断定自己在永昌这边调研能琢磨出啥味道来，还是预料到会有人向自己反映问题？

无论怎么样，自己算是沾上了这个麻烦事儿，这件事可不是一般的棘手。

如果事情的真相真如这份材料中所言，那永昌市和龙岭县这边存在的问题就大了，尤其是龙岭县这边。这个脓包一旦挤开，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和影响？想到这儿，赵国栋就不寒而栗，没准儿就有人指望着自己来挤这个脓包，是褚柳，还是那边？

视若不见装疯卖傻照样推给纪委那边？褚柳会怎么做？

如果要挤开这个脓包，后果将会怎样？几乎完全推翻了蔡正阳的看法，一旦公开，无疑会给蔡正阳的威信带来负面影响，甚至会相当大。无论是从哪个角度，他都应该要避免这种情况发生。

问题在于，自己不过问这件事情就可以避免这一切发生了么？自己不过问，并不代表这件事情就能一直搁下去，保不准日后会有更大的麻烦。还有褚柳那边，她会怎么处理？

一时间，纷乱的思绪涌入脑海，赵国栋心乱如麻。

他想不到解开这个死结的方法，如果自己回去向蔡正阳汇报了这个情况，最后的调查结果大致和这份材料反应的情况相符，那该怎么办？蔡正阳会怎

么处理？这相当于让他抽自己嘴巴。

这已经不是个人颜面问题了，而是涉及此消彼长的问题。

该怎么办？赵国栋站起身来，走到窗边，黑黢黢的夜色连星星都看不到一颗，象征着他此时沉重的心情，烫手山芋，这真是烫手山芋，稍不注意就得伤人伤己，怎样圆满地处理好这个问题，这是自己来滇南遇到的第一个难题。

赵国栋这趟调研从永昌开始，第二站是德洪，第三站是返回路上的苍山，三地调研历时九天，在路上就消耗了三天时间，回到昆州已经是四月中旬了。

路上，赵国栋就一直在琢磨龙岭事件的问题，他到德洪重点调研了滇缅高速公路和滇缅铁路途经县市，了解滇缅高速公路和滇缅铁路在德洪市境内进展迟缓的主要原因。德洪方面罗列了很多客观理由和原因，一方面提出要考虑民族问题，另一方面提出要解决当地群众的实际利益问题。

“纪部长，这一趟辛苦你了，你家里怕是对我这个新来的部长满腹怨言了吧？”赵国栋亲自替纪紫兰泡上茶，他的秘书问题还没有敲定，不过已经有合适人选了，就等他回来敲定。

“哪儿的话？我倒是觉得跟着赵部长您出去挺轻松，不像原来跟着高部长出去，酒喝个没完。高部长啥都好，就是太不体贴我们女同志了，每次出门，都让我们出阵，害得我都不敢出门了。”

纪紫兰这话倒是大实话，跟着赵国栋出去的确比较轻松，除了路上累一点儿外，接待酒宴上，赵国栋这个人拖泥带水，即便是喝酒，上桌就先说断后不乱，定量控制，女士随意，不得强行劝酒，这给她大大减了压。

赵国栋调研具有很强的针对性，照理说第一次调研都是普遍性了解，但是赵国栋在调研前就做足了工作，专门抽时间找几个副部长和各个处长进行了一对一谈话，了解他们对组织部工作情况的想法和意见，尤其是对地方上组织工作的想法和意见，然后汪从喜的调研方案才出台。调研的县市都是问题多、情况复杂的县市，去的地方都是下边地市州不愿意让领导去的地方，可赵国栋偏偏要选这些地方，下边地市州都颇为紧张。

好在赵国栋每到一地都先与地方党政主要领导交换意见，明确提出他就

是来看存在的问题，不看成绩，最重要的是听一听地市对存在问题的解决方案和想法，约定时间再来看变化。

这个要求让地方党政主要领导既松了一口气又被勒上了一根绳子。赵国栋说话也很实在，这一点连几个地市的党政主要领导都承认，他提出每个地方都有问题，关键在于是否有决心和措施解决问题，解决问题也不要求一蹴而就，他要求要有一个合理的规划，要看到变化。

连纪紫兰都不得不承认这位新任部长很有一手，既抛出了网子将你罩住，但又不一下子收网把你勒死，既给了你希望让你有奔头，又在背后悬了一柄利剑，让你不得不快马加鞭，随时琢磨着怎样推动工作解决问题。

能如此年轻就登此高位，自然有其成功之道，这是纪紫兰的看法。

赵国栋对纪紫兰的印象也不错，这趟调研纪紫兰表现很好，充分履行了作为副手的职责，对赵国栋交代的几项工作都能拿出自己的看法和观点，还能处理得很好。这位女部长虽然一直在组织部工作，但是却不像那些长期在机关工作的干部那样，对下边情况一无所知，她对省内情况相当熟悉，随赵国栋出行之前，她就详细介绍了几个地市的情况，他们调研的情况也基本上印证了她的看法和观点。

“纪部长，三个地区我们都走了一趟，我也算是对这三个地区有了一个粗略的了解，我感觉你最初的观点是符合实情的，三个地市中，德洪和永昌两个地市情况不容乐观。”赵国栋语气平静，但是流露出来的味道却不像一般的泛泛而谈，“德洪市基层组织建设不太乐观，反映出来的问题有很多方面，干部素质不高，公信力低下，缺乏威信，这很危险，也是当地推进工作困难的主要原因。”

“您是说表现在滇缅高速公路和滇缅铁路的推进力度上么？”纪紫兰心中发紧，她虽然对德洪的情况也不太满意，但是德洪是省长陶和谦经常挂在嘴边表扬的对象，她没想到，这位组织部长初来乍到就要露出锋芒了。

“不完全是这一点，我在德洪两个县调研两天，除了国家重点建设项目之外，那里的经济发展处于没有规划的散漫状态，缺乏科学合理和持续长远的发展规划，推进的工作一受到阻力就停滞不前，要不就是向上级抱怨客观条件困难，缺乏克服困难解决问题的主观能动性。我看了德洪这几年的经济发

展境况，工业经济发展没有亮点，第三产业发展速度虽然不慢，但是没有科学规划，缺乏引导，后劲不足。当然，德洪的工作也不是一无是处，他们在处理民族关系和社会稳定方面，工作开展得比较好，方式方法多样，但是对于老百姓来说，人民增收才是大事，恰恰在这一点上他们做得很不够。”

赵国栋似乎还沉浸于在德洪调研时的情绪中，面对纪紫兰侃侃而谈，细细地述说着自己得出这些结论的依据。

“那永昌呢？”纪紫兰想听一听赵国栋对永昌的看法，她想了解一下赵国栋的真实意图。

“永昌总体来说不错，但是存在的问题更多更复杂，准确地说，那里走向了两个极端，好的愈好，差的愈差，矛盾更加突出。”赵国栋并不讳言，在这个问题上他还需要慎重考虑，牵扯到方方面面，关系太复杂。

“赵部长，看样子您对苍山的印象最好？”纪紫兰微笑着点点头，她觉察到赵国栋不愿意就永昌的情况深谈。

“嗯，虽然苍山也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苍山州委州政府班子比较团结，在社会经济发展上思路也比较明确，发展也较为均衡，我觉得苍山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在情理之中。”赵国栋毫不掩饰自己对苍山的看法。

“赵部长，滇西地区的发展情况一直处于我省的下游，由于基础设施的限制，加之多民族地区教育文化等方面发展滞后的历史原因，这片地区发展不尽如人意。正阳书记来滇南之后，也提出要依托国家大政策带来的有利因素，全力振兴滇西经济发展，促进滇西经济上台阶，改善滇西人民生活水平。原来高部长也有些想法，但是……”

纪紫兰的话没再说下去。

赵国栋也听出了纪紫兰的未尽之言，高永坤担任部长期间，也曾经提出对滇西地区几个地市班子进行小幅调整的想法，但是他这种类似于和稀泥的设想遭到了陶和谦和张保国的反对，也没得到蔡正阳的全力支持，所以只在常委会上传出一阵风声而已，后来就无疾而终了。后来他知道自己即将到人大，就更没有兴趣激发矛盾了，所以这个设想也就不了了之了。

“纪部长，走了滇西这几个地市，我也有这种感觉，决定一个地方发展的关键在观念的改变，决定观念的在干部，干部中班子尤其是班子里的主要领

导的观念意识起着决定性作用。我当过县长、县委书记，也当过市长、市委书记，对这一点有着深刻的体会。滇西地区发展明显落后于滇东和滇南地区，除了地理环境这个因素，关键还在于班子，这是我个人的看法。”赵国栋斟酌着言词，“正阳书记在我下去调研之前也和我交换过意见，要求我认真调研贫困和矛盾突出地区存在的问题症结，找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所在，要从全局角度来考虑，怎样促进全省经济发展。我在想，我们组织部门需要在这个问题上拿出我们的观点和意见。”

纪紫兰听出对方言语中流露出来的坚定味道，心中也是微微一凛，“赵部长，您的意思是……”

“紫兰部长，我想请你就我们这一次的所见所闻和我们从几个地市班子了解到的情况写一个内部意见，我会根据这个意见向正阳书记和保国书记做一个专题汇报，提出我们部里的看法和意见。”赵国栋悠悠地道。

纪紫兰紧张地思考着对方话中的意思，这么快？难道赵国栋如此迫不及待地要对滇西地区进行调整，张保国的态度呢？还有陶和谦呢，会怎么想？

“赵部长，拿出我们的意见容易，问题是您需要和保国书记以及正阳书记先沟通一下，这样可能会更稳妥一些。”纪紫兰委婉地道。

赵国栋笑了起来，这位纪部长确实是个谨慎心细的人，用这种方式提醒自己，意味深长地道：“谢谢紫兰部长提醒，我知道该怎么做。”

赵国栋发现，担任组织部长要比担任宁陵市委书记的闲暇时间多不少，如果不主动寻找工作或者刻意偷懒的话，组织部长这个位置实在是一个令人艳羡的好工作。

在昆州待了一个星期，处理日常杂务，参加了一次全省性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会议，主持了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阶段性总结会议之后，他从四月下旬开始继续他的调研之旅。

滇东地区的昭达、曲州、文城地区是他这一轮调研对象，相对于滇西地区，滇东地区的自然条件尤其是交通条件，要比滇西好得多，而曲州和昭达也是省里经济排位靠前的地市，尤其是曲州，GDP总量仅次于省会昆州，人均GDP仅次于昆州和玉河市，是当之无愧的经济大市，即便是这样，曲州二

零零四年的 GDP 总量和人均 GDP 均不及宁陵的五分之二。

不过曲州经济较为均衡，尤其是传统工业体系较为健全，烟草、煤炭、化工、电力、机械产业都有一定规模，但是健全的体系也带来一些问题，除烟草产业外，其他优势产业不突出，没有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主导产业，产业结构亟待进一步升级。

赵国栋发现，自己总会下意识地将调研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尤其是经济发展状况和所要调研的班子建设、基层政权组织情况结合起来，他觉得这符合实际情况，也有一定的客观性。一个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很大程度取决于一个地区党政班子的战斗力，而基层组织建设情况的好坏决定着这个地区政权的执行力和公信力，这两者恰恰是一个地区发展的关键因素。

虽然赵国栋在滇东地区调研时间不如在滇西长，但是他还是相当深入地了解了滇东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除了曲州之外，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文城地区也是他重点调研区域，这里毗邻桂省，是少数民族比例比较高的地区，他重点调研这里也别有心思。

文城地区是滇东南重要地区，资源丰富，但是经济发展受制于交通状况，至今文城地区仍无一寸铁路，严重地制约了文城地区的发展，赵国栋在这里考察了班子和基层组织建设之后，对文城的经济状况做了一个详细了解。

“赵部长，田部长也是咱们文城人啊，今儿个他陪您来也算是回老家了。”陪同赵国栋一起步入饭厅的文城地委书记张国富乐呵呵地道，“田部长，今儿个你也算是半个主人，赵部长来了，就看你的表现了。”

田永泰陪同赵国栋一起调研滇东地区，按照部里的安排，纪紫兰陪同赵国栋一道调研滇西、滇中地区，田永泰则负责陪同赵国栋一起考察滇东、滇西南以及滇西北地区，另外一名副部长廖刚兼着省人事厅厅长，秦力则是常务副部长，所以赵国栋也没打算让那两位陪自己一道调研。

“哦？老田，你也是文城人，这我倒不知道。”赵国栋讶异地扭过头问道。

“呵呵，赵部长，您可不关心下属啊，田部长是咱们文城地区贵宁人，原来在咱们文城地委工作了十多年呢。”接话的是文城地区专员韦文明。

“赵部长，我老家是贵宁的，当兵转业回来就在贵宁工作，一九九六年到文城地委工作，二零零一年到的部里。”田永泰心情也不错，回老家能和原来

的老同事在一起坐一坐，喝一杯，不说是衣锦还乡，也能回味感悟一下当年的情形。

“哦，看来咱们文城出人才啊，褚书记也是咱们文城人，老田也是文城人，还真看不出啊。”赵国栋笑道。

“是啊是啊，褚书记也是从咱们文城走出去的，一九九二年她还在咱们文城地委担任纪委副书记，一九九三年就调到省纪委去了，好像只待了一年就调到中纪委去了，二零零二年才又回咱们滇南。”张国富显然对褚柳的情况很了解，“褚书记在咱们文城地委担任纪委副书记的时候，我还在锦屏县政府办工作。老韦，你那时候还在砚江吧？”

“嗯，我还在砚江下边一个乡当乡长。”韦文明也被张国富勾起了一抹回忆，眯缝起眼睛回忆着，“不过那会儿我对褚书记没啥印象，纪委那条线上的，只要不是犯过事儿的，也轮不到咱们认识。”

“除了褚书记和田部长，咱们文城走出去的还有省政府李秘书长和省交通厅的黄厅长，他们都是咱们文城走出去的干部。”走在最边上的文城地委组织部长万代友也接上话，“都说咱们文城穷，穷则思变，所以才有动力，所以才有这么多干部走出去。”

“老万，这话有些道理，不过是不是也和我们文城地委的优良作风有关系呢？”赵国栋笑眯眯地道，“一个地方出干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穷则思变是其中之一，还有另外一些原因，比如组织部门工作得力，能够积极向外推出干部，工作作风过硬，能力出众，深得上级部门的看重，这些原因都可能成为出干部的原因。”

赵国栋侃侃而谈，他知道文城出干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高永坤的前任组织部长，现在已经从人大退下来的老部长龙德平，就是文城地委书记升任副省长之后转任省委组织部长的，很多干部都是他在任上时提拔到省里边的，不过赵国栋当然不会挑明这个原因。

一千人都附和着赵国栋的看法，纷纷表示有时候穷的地方的确能够逼出很多人奋发向上，最后成长起来。

晚饭相当丰盛，但是还是按照赵国栋的要求，但求能吃出地方特色，不求档次，所以当文城地委准备安排到文城最好的锦华酒店时，田永泰提前帮

赵国栋拒绝了，他知道赵国栋的脾性，最后还是安排在行署招待所食堂，这里的大厨手艺不差，弄出来的味道不比那些星级酒店差。

趁着赵国栋上卫生间，张国富赶紧拉着田永泰到一边：“永泰，晚上咋安排？”

“啥咋安排？我不是和你说了，我对咱们这位赵部长的性格癖好也不了解，我听纪紫兰说，这位赵部长不唱歌不打牌，酒量虽然不小，但是也不爱喝，除了爱看书之外，平时也没啥特殊爱好。”

田永泰和张国富、韦文明等几个文城地区的领导关系都不错，组织部长万代友甚至和他是一个镇出来的，他也常常回文城老家，老家还有不少亲戚，逢年过节尤其是过春节，都得回贵宁老家。每次只要知道他要过来，张国富和韦文明都会抽出时间来陪一陪，他也很承对方的情，有啥情况都会提前通知这边。

“嘿嘿，永泰，总不能吃了饭就让赵部长回客房蒙着被子睡大觉吧？”张国富嘿嘿笑道，“这位赵部长看来还真是特立独行呢，不抽烟、不唱歌、不跳舞、不打牌，我老张也算是见过不少领导干部，这么年轻就能谨守自律的人，还真是第一个。”

张国富有些感慨，不过感慨归感慨，还是得回到现实中来，“永泰，你给出个主意，总得找点儿事情才好，这才几点？要不陪赵部长出去转悠转悠？”

“张书记，赵部长跑了这么远，今天一整天都没歇息，又出去转，合适不合适？”韦文明皱起眉头，这领导没爱好，下边也难熬，找不到合适的拉近双方距离的方式，怎么能给领导留下好印象？

张国富一想也是，从昆州过来，三百多公里，开车得四个多小时，到了之后基本上就没休息，径直到了文城市进行调研，保不准儿领导就想休息了呢？

“永泰，你觉得呢？”张国富觉得还是问问田永泰，赵部长还要在这边待两天，总不能每天都为这事儿犯愁吧。

“赵部长精力很好，应该不会这么早休息，问题是安排什么活动才合他的意？”田永泰也有些拿不准，以前谁都没和这位赵部长打过交道，谁也不了解